

刻板印象内容模型的确认、测量及卷入的影响

管健, 程婕婷

(南开大学社会心理学系, 天津 300071)

【摘要】 目的: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中国大陆群体的刻板印象内容模型和系统模型进行确认、测量,并检验心理卷入是否影响刻板印象改变。方法:预研究通过 125 名被试的开放式问卷收集典型群体 32 个,研究一通过 103 份有效问卷获得群体刻板印象内容模型;研究二通过 112 份有效问卷探索卷入对于模型改变的影响。结果:①刻板印象内容模型在中国大陆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②32 个群体可以通过热情和能力维度聚类为四个群体类别;③以农民工群体为例,其刻板印象是混合的;④心理卷入对刻板印象内容模型具有较大影响。结论:刻板印象内容模型对中国群体有很好的预测作用,心理卷入程度改变模型的静态性。

【关键词】 刻板印象内容模型;群际情绪-刻板印象-行为趋向系统模型;心理卷入

中图分类号: R39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611(2011)02-0184-05

Dimensionality and Measure of Stereotype Content Model and Influence of Involvement

GUAN Jian, CHENG Jie-ting

Department of Social Psycholog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he present research, consisting of a pilot study and two co-relational studies, investigated how stereotypes and emotions shaped behavioral tendencies toward groups, offering convergent support for the behaviors from inter-group affect and stereotypes map framework. **Methods:** Pilot Study (N=125) and study 1 (N=103) began with SCM questionnaire to explore Chinese participants' content stereotype in 32 groups. Study 2 (N=112) tested the effects of priming the relationship involvement. **Results:** ①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Chinese SCM questionnaire was acceptable, 2 primary dimensions of SCM were competence and warmth; ②32 groups were clustered in 4 different types; ③In the 32 groups, combinations of warmth and competence generated emotions of admiration, envy, pity, and disgust; ④When the subjects were involved, two models of inter-group bias; SCM and BIAS map were changed. **Conclusion:** This research provides empirical support for Chinese stereotype contents, which result from perceived structural relations, in predicting behavioral tendencies. And then, the study pointed to the stereotype change possibility under priming the relationship involvement.

【Key words】 Model of stereotype content; Behaviors from inter-group affect and stereotype; Involvement

Allport 指出,歧视存在各种不同的类型和模式^[1]。早期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研究均以刻板印象的过程作为研究重点,如 Brown^[2]、Fiske^[3]、Leyens^[4]和 Macrae^[5]等。为了提供一个整体且合理的理论框架,Fiske 等使用热情(warmth)和能力(competence)为基础建立二维模型并区分了不同的群体刻板印象和情绪反应,形成了刻板印象内容模型(stereotype content model, SCM),用以预测不同的内群体行为^[6-9]。之后,Cuddy、Fiske 和 Glick^[10]的研究将 SCM 与群际情绪、行为反应相结合,开创性地形成了群际情绪-刻板印象-行为趋向系统模型(Behaviors from Intergroup Affect and Stereotypes Map, BIAS Map)^[11]。

作为基础模型,SCM 用来描述和预测某一群体在既定社会分类中的框架结构^[12,13],依靠热情和能

力两个基准维度,划分了刻板印象中四个群体丛:高热情-高能力群体(high warmth-high competence, HW-HC)、低热情-高能力群体(low warmth-high competence, LW-HC)、高热情-低能力群体(high warmth-low competence, HW-LC)和低热情-低能力群体(low warmth-low competence, LW-LC)。新近的 BIAS Map 作为 SCM 的扩展,加入了由热情和能力维度交互作用的情绪与行为^[14]。其中,根据能力和热情的高低所引发的行为反应包括主动助长(帮助与保护)、主动伤害(攻击与反抗)、被动助长(合作与关联)与被动伤害(忽略与漠视)。BIAS Map 是 SCM 的延伸,是群际情绪-刻板印象-行为趋向形成统一的系统模型。目前,SCM 在全球 17 个国家和地区得到了验证,显现出很好的文化普适性和群际关系预测性^[15]。在老年群体^[16]、亚裔美国人群体^[17]、移民群体^[18]、同性恋群体^[19]、女性群体^[20]、黑人群体^[21]、精神疾病群体^[22],以及种族群体^[23]的研究中都得到很好的验证。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管理基金项目(09CSH011);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资助(2009JJDXXLX001)

通讯作者:管健

然而,现有的模型处于尚待完善阶段,依然存在很多问题,例如在模型态势上,是固化静止还是运动平移的;在模型与人格的联结中尚缺乏大量的论证;模型对于认知自动化的解释尚需要更多突出知觉者内部心理机制;在中介变量的穷尽性上,尚需足够的研究作为支撑。另外,在 17 个国家与地区的跨文化研究中,中国样本是以香港样本为例,这在一定程度上虽具有一定说明性,但较之复杂的中国大陆的偏见与歧视问题,仍需要大量的关于中国大陆内的样本验证。另外,模型是固化静止还是运动平移的,是否受中介变量,如心理卷入(involvement)的影响,在这一中介变量的影响下,模型态势是否改变至今尚属空白,因而这也是我们探求的一个问题。

1 预研究

预研究的目的是确定中国大陆的典型性群体的类别和划分。

1.1 被试

共 125 名大学生参加了预研究,其中男 67 人,女 56 人(2 人未填写性别)。平均年龄 23.4 岁(标准差=3.01)。被试之前未经过任何相关刻板印象的研究工作,大部分的被试在 10 分钟之内完成测试。

1.2 材料和设计

根据被试的经验请被试回答以下问题:“社会生活中人们会根据不同的标准将人群分成各个不同的群体,你认为社会中的人们会根据不同的标准将人群分成哪些典型,请列举 10-15 个群体。”

1.3 结果

收集整理 125 名被试的所有问卷,根据被试分类群体进行频次分析,发现高频群体 32 个,包括农民(68.3%)、农民工(65.2%)、男性(59.1%)、女性(58.2%)、教师(56.3%)、老人(55.3%)、白领(54.9%)、公务员(52.1%)、知识分子(50.3%)、企业家(49.8%)、城市人(46.3%)、蓝领(45.1%)、商人(41.3%)、南方人(40.9%)、北方人(39.4%)、富人(36.8%)、穷人(37%)、大学生(35.6%)、科学家(35.8%)、残疾人(33.8%)、个体工商业者(30.9%)、海归(30.1%)、私营企业主(24.8%)、领导干部(23.6%)、无业游民(22.3%)、低保人员(19.7%)、演艺明星(19.1%)、体育明星(18.9%)、乞丐(16.7%)、下岗人员(15.6%)、常驻中国的外国人(13.5%)和罪犯(12.1%)。

2 研究一:刻板印象内容模型的确认与测量

运用预研究所产生的结果形成问卷,经过初测后正式施测,探讨中国大陆群体的刻板印象的内容

和维度,通过聚类分析进行筛选和确认,并考察量表的一致性信度。

2.1 被试

被试为 103 名大学生,其中男 59 人,女 44 人,平均年龄 22.1 岁(标准差=2.65),被试之前未经过预研究阶段。

2.2 设计与方法

根据预研究总结的 32 个群体类别,以 SCM 和 BIAS Map 问卷相结合为蓝本,获得中国化问卷。问卷包括四个项目,分别为刻板印象特质(描述能力词汇“有能力的”和“有才能的”;描述热情词汇“待人热情的”和“友好亲和”;描述道德词汇“诚实正直”和“值得信赖”);情绪唤醒测量(轻视、反感、赞赏、敬佩、可怜、同情、嫉妒、妒忌);行为反应测量(保护、帮助、攻击、欺负、密切交往、合作、排斥、贬低)和群体特征测量(经济收入、社会声望、资源占有、权力占有、竞争性)。评价指导语强调“请注意,这里我们关注的不是你个人的观点和想法,而是在你看来身边大多数人的看法”,并采用 Likert 5 点量表法。之后使用 SPSS13.0 对问卷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和斜交旋转方法抽取因子,采用特征值大于 1,因子载荷不低于 0.40,交叉载荷大于 0.40 等标准删除项目。随后,对 32 个群体进行聚类分析,采用系统聚类方法中的最远邻法,无需经过数据的标准化处理而直接得出结果。

2.3 信度与效度检验

为了检验问卷的结构效度,对问卷中 32 个群体的刻板印象、情绪唤醒、行为反应和群体特征进行主成分因素结构分析,选取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并经斜交旋转获得相应的因子结构,其中在刻板印象维度中以热情与能力命名,在情绪唤醒中以歧视、钦佩、同情与嫉妒来命名,在行为反应中以主动助长、主动伤害、被动助长和被动伤害命名,而群体特征以社会地位和竞争性表示。中文 SCM 问卷具有较好的结构构想效度和内部一致性信度。以农民工群体的主成分分析结果为例,因子对相应问卷部分的总体解释率依次为 89.99%、88.04%、85.45%、79.94%。群体特征的因素分析中,资源占有在社会地位和竞争性上有相近的因子载荷,这与现实生活经验相符,故保留资源占有项目。虽然情绪唤醒中钦佩因子的 Cronbach's alpha 仅为 0.421,但其余因子的 Cronbach's alpha 均在 0.7 以上,问卷仍然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2.4 结果

2.4.1 刻板印象内容模型的群体划分 采用系统聚类对 32 个群体的能力、热情评价进行聚类分析,选择最远邻法为聚类方法,结果显示:农民、穷人、农民工、低保人员、残障人士、下岗人员、老人等归入了 HW-LC 类型,属于父权式偏见类(paternalistic prejudice)^[24];男人、商人、海归、私营企业主、公务员、南方人、领导干部、城市人、知识分子、科学家、企业家、白领、演艺明星、体育明星、富人等归入了 LW-HC 类型,属于嫉妒偏见类;蓝领、女人、个体工商业者、大学生、北方人、教师、常驻外国人等归入了 HW-HC 的羡慕类;罪犯、无业游民、乞丐则被归入了 LW-LC 的鄙视类。其中,能力和热情两个维度较好的反映和区分了 32 个群体的刻板印象内容,与 Fiske 的美国样本的研究结果基本保持一致。通过配对 *t* 检验方法发现,HW-LC 群体配对 *t* 检验显示能

力(*M*=2.106)和热情(*M*=3.449)存在显著差异(*t*=-19.095,*P*≤0.001),热情显著高于能力,属于能力热情混合类型;LW-HC 群体配对 *t* 检验显示该类能力(*M*=3.853)和热情(*M*=2.848)存在显著差异(*t*=23.756,*P*≤0.001),能力显著高于热情,属于能力热情的混合型;HW-HC 群体在能力(*M*=3.159)和热情(*M*=3.613)均值上依然存在显著差异(*t*=-11.690,*P*≤0.001),热情高于能力;LW-LC 群体能力与热情差异不显著(*t*=0.752,*P*≤0.05),统计结果支持了混合刻板印象内容假设(见表 1)。同时,针对被试在 32 个群体上分别进行的能力和热情维度评价,采取了配对样本 *t* 检验方法,显示出 32 个调查群体中有 28 个群体的能力-热情评价在 *P*≤0.001 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2 个群体在 *P*≤0.01 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2 个群体在 *P*≤0.05 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

表 1 四大聚类的能力和热情均值比较

聚类	能力	热情
HW-LC (农民、穷人、农民工、低保人员、残障人员、下岗人员、老人)	2.106 < 3.239	
HW-HC (大学生、北方人、老人、教师、常驻外国人、蓝领、女人、个体工商业者、)	3.159 < 3.613	
LW-HC (男人、商人、海归、私营企业主、公务员、白领、领导、干部城市人、富人、知识分子、科学家、企业家、南方人、演艺明星、体育明星)	3.853 > 2.848	
LW-LC (罪犯、无业游民、乞丐)	1.940 = 1.905	

注:表中“>”或“<”均表示差异显著及其方向

2.4.2 社会地位和竞争性对能力和热情的预测作用 SCM 中热情和能力维度的具体评价与群际之间的相对地位和竞争性密切相关,社会地位对群体能力的评价存在显著预测作用,而竞争性对群体的热情评价存在显著预测作用。群体水平的统计结果显示,地位和能力的相关系数为 *r* (34)=0.700,*P*≤0.001,呈显著正相关;竞争性和热情的相关系数为 *r* (34)=-0.263,*P*≤0.05,呈显著负相关。综合群体水平和个体水平的结果,社会地位与能力评价均存在显著正相关;但竞争性与热情在群体水平上呈显著负相关,在个体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见表 2。

表 2 社会地位和竞争性对能力和热情的预测作用			
预测变量		能力	热情
群体水平	地位	0.700**	-0.251*
	竞争性	0.626**	-0.263*
个体水平	地位[<i>r</i> (%)]	0.371**(88.6)	0.293**(16.7)
	竞争性[<i>r</i> (%)]	0.238**(83.3)	0.249**(16.7)

注: **P*≤0.05, ***P*≤0.01, ****P*≤0.001, 下同。

2.4.3 四种类型群体的情绪唤醒、行为反应的差异比较 BIAS Map 的模型指出,热情和能力高低不同的群体会唤起不同的情绪和行为反应^[14]。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从两个角度来对四种类型群体的情绪唤醒和行为反应的差异进行统计检验, 其一是统计同

种类型群体的不同情绪唤醒、行为反应之间的差异; 其二是统计不同类型群体间的同种情绪唤醒、行为反应之间的差异。研究发现,HW-LC 群体所唤醒被试的同情(*M*=3.3730)显著高于其他三种情绪—歧视(*M*=3.1254)、钦佩(*M*=2.0227)、嫉妒(*M*=1.2605), *F* (3,20)=77.959,*P*≤0.001;HW-HC 群体则更多的唤醒被试的钦佩情绪(*M*=2.9872),*F* (3,40)=9.719,*P*≤0.001;LW-LC 群体主要唤醒的情绪是歧视 (*M*=4.0534),*F* (3,8)=62.635,*P*≤0.001;LW-HC 群体所唤醒的情绪与其他类有所不同,所唤起的钦佩情绪(*M*=3.4442)和嫉妒情绪(*M*=2.9542),明显高于其他两种情绪。

不同类型之间的同种唤醒情绪差异比较结果显示, 每种类型群体所唤醒程度最强的情绪与其他类的该种情绪唤醒程度相比依然是最强的。同情情绪的平均数比较中,HW-LC 群体(*M*=3.3730)显著高于其他三类群体,*F* (3,32)=40.906,*P*≤0.001;HW-HC 群体的钦佩情绪平均数(*M*=2.9872)显著高于其他三类群体,*F* (3,32)=43.066,*P*≤0.001;歧视情绪在 LW-LC 群体中的平均数(*M*=4.0534)显著高于其他三类群体,*F* (3,32)=44.043,*P*≤0.001;嫉妒情绪的平均数比较中,LW-HC 群体(*M*=2.9542)显著高

于其他三类群体, $F(3,32)=35.362, P\leq 0.001$ 。

行为反应的统计结果与 BIAS Map 模型表征图差异性较大。被试对 HW-LC 群体所表现的主动助长行为 ($M=3.0947$) 和被动伤害行为 ($M=2.7772$) 均显著高于其他两种行为, $F(3,20)=9.903, P\leq 0.001$; HW-HC 群体主要引起被试的主动助长行为 ($M=3.1421$) 和被动助长行为 ($M=2.9704$), $F(3,40)=22.828, P\leq 0.001$, 这两类群体除了启动 BIAS Map 模型的表征行为外, 还分别有主动助长行为和被动助长行为出现。被试对 LW-LC 群体的行为反应主要是被动伤害 ($M=3.7071$), $F(3,8)=33.404, P\leq 0.001$; 只有 LW-HC 群体与 BIAS Map 模型一致, 被动助长行为反应 ($M=3.3606$) 显著高于其他行为, $F(3,60)=111.608, P\leq 0.001$ 。

不同类型之间的同种行为反应中, 主动助长行为主要发生在 HW-LC 和 HW-HC 群体内, $F(3,32)=10.306, P\leq 0.001$; 主动伤害行为主要发生在 LW-LC 群体内, $F(3,32)=14.218, P\leq 0.001$; 被动助长行为主要发生在 LW-HC 群体内 $F(3,32)=52.094, P\leq 0.001$; 被动伤害行为主要发生在 LW-LC 群体内 $F(3,32)=34.597, P\leq 0.001$ 。

3 研究二:以农民工群体为例探讨心理卷入对模型的影响

3.1 被试

本研究采用的有效被试为 112 名大学生, 其中男 59 人, 女 53 人。平均年龄 23.5 岁 (标准差=2.31)。被试之前未经过预研究和研究一阶段。

3.2 研究方法与设计

研究二以农民工群体为例, 心理卷入问卷为被试提供了一个假设情境:“从小生长在大城市的小王正在和一个农民工谈恋爱。”被试要从小王父母的角度对农民工群体进行评价。将研究一数据作为未卷入的原始数据, 研究二数据为卷入启动后的数据, 随后进行心理卷入前后的配对样本 t 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

3.3 结果

采用配对样本 t 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两种方法统计心理卷入程度对 BIAS Map 的影响。配对样本 t 检验发现, 在刻板印象内容中, 道德、能力评价无显著差异, 热情评价在心理卷入后明显低于心理卷入前; 心理卷入后的主动伤害行为显著降低, 被动助长行为显著加强; 四种情绪唤醒中除了嫉妒情绪无显著差异外, 同情、钦佩、歧视的唤醒程度均出现

了不同水平的降低。见表 3。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 心理卷入程度对情绪唤醒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同情方面。心理卷入前, 歧视和同情的情绪唤醒显著高于钦佩和嫉妒, 心理卷入后同情的情绪唤醒程度降低; 行为反应中主动伤害行为受心理卷入程度影响最大。

表 3 心理卷入程度对 BIAS Map 模型的影响

以农民工群体为例	非心理卷入	心理卷入	t 值	P
主动伤害(攻击、欺负)	2.9320	2.2816	4.849***	0.000
同情	3.3235	2.8301	4.421***	0.000
热情	3.2524	2.8803	3.309***	0.001
钦佩	2.0743	1.7789	2.804**	0.006
歧视	3.5243	3.2492	2.058*	0.042
被动伤害(贬低、排斥)	3.2184	3.0421	1.308	0.194
主动助长(保护、帮助)	2.6214	2.6311	-0.079	0.937
道德	3.1165	3.2039	-0.736	0.463
嫉妒	1.2233	1.3107	-1.289	0.200
能力	2.0146	2.1359	-1.491	0.139
被动助长(密切交往、合作)	1.8088	2.2386	-4.662***	0.000

4 讨 论

在本研究数据中显示以热情和能力两个维度来考察中国人的刻板印象内容, 可以得出较为清晰的四类群体, 与 Fiske 刻板印象内容结果基本吻合, 验证了 SCM 的跨文化性, 也说明热情和能力同样可以作为考察中国人刻板印象内容的两个基本维度, 这也进一步说明中文 SCM 问卷具有较好信效度, 可以用作中国人群体 SCM 测量的有效工具。刻板印象类似于某种特定情境下的知识背景^[25], 其中也显现个别性与典型的本土化特征, 如中国女性群体在能力表征上有所增加, 显现了中国当前对女性能力的认可。另外, 蓝领在中国群体划分中成为 HW-HC 的代表, 也反映了中国情境中对这一群体的积极评价。

另外, 群体和个体水平的能力、热情指标配对样本 t 检验显示出被试对大多数群体能力和热情评价的显著差异, 说明中国人对群体的刻板印象内容大多是混合的, 支持了混合刻板印象的假说。刻板印象内容的混合性还得到了四类群体热情、能力总平均值差异性比较的证实。热情高的群体, 无论能力高与低, 其热情评价均明显高于能力评价。唯一没有差异性的是 LW-LC 群体, 配对样本 t 检验显示该类内的无业游民、乞丐群体属于热情显著高于能力型, 只有罪犯是能力显著高于热情。所以从单一群体和类型群体两方面验证混合刻板印象内容是十分必要的, 数据统计结果支持了混合刻板印象的假设。

同时, 社会地位与能力存在显著正相关, 支持了关于社会地位对能力预测作用的观点。但是, 竞争性与能力的显著正相关、竞争性与热情仅在群体水平上呈现显著负相关、在个体水平上呈现显著正相关

则与 SCM 预测假设不符。也就是说,本研究结果未能完全支持竞争性对热情的显著预测作用,却发现竞争性可以预测能力,具体原因尚待今后研究的进一步探讨。

此外,对于中国大陆样本而言,对于外群体的情绪唤醒和行为反应均出现了二分化,例如,HW-LC 群体引起的行为反应是主动助长和被动伤害,人们对待 LW-HC 群体既是赞赏与敬佩,也有嫉妒和妒忌。统计结果显示,只有 LW-LC 群体的行为反应与 BIAS Map 中的截然不同,一个是被动伤害,另一个是主动伤害,其他方面都在 BIAS Map 的基础上有所扩展。LW-HC 群体的典型情绪唤醒是赞赏与嫉妒,这两种情绪在实际生活中总是与强者相伴而生,但对于 HW-HC 群体并没有嫉妒情绪,原因多由该群体的能力值整体上略低于 LW-HC 群体,还不足以唤醒嫉妒情绪。行为反应中,被动行为不受热情维度的影响,被试对能力低的群体是排斥、贬低,对能力高的群体是交往、密切合作;主动助长行为只受热情维度的影响,表现为对待热情高的群体;主动伤害行为没有成为任何类型群体的典型行为反应。

最后在卷入情境中,人们会因心理卷入程度的影响而对农民工群体的刻板印象、情绪唤醒和行为反应发生变化。可见,SCM 和 BIAS Map 不是静止的,会因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发生移动,这是对模型的新发现。本研究的心理卷入情况是亲密关系假设,其父母认为农民工的热情降低,对他们的主动伤害行为,同情、钦佩、歧视的情绪唤醒均明显降低,只有被动助长行为显著提高。从心理卷入前后的典型情绪唤醒和行为反应来看,始终包含歧视情绪和被动伤害行为,与中国样本中 LW-LC 群体的 BIAS Map 特征相同,最初被归类为 HW-LC 的农民工群体经过关系卷入启动而出现向 LW-LC 群体移动的趋势。

参 考 文 献

- Allport G. Becoming: Basic considerations for a psychology of personali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1955
- Brown R. Prejudice: Its social psychology. Oxford, England: Blackwell, 1995
- Fiske ST. Stereotyping, prejudice, and discrimination. In Gilbert DT, Fiske ST, Lindzey G.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Boston: McGraw-Hill, 1998, (2): 357-411
- Leyens JP, Yzerbyt V, Schadron G. Stereotypes, social cognition, and social explanation. London: Sage, 1994
- Macrae CN, Bodenhausen, Stereotypes GV. In Fiske ST, Schacter DL, Zahn-Waxler C.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Palo Alto, CA: Annual Reviews, 2000, 51: 93-120
- Fiske ST, Xu J, Cuddy AJC, Glick P. (Dis) respecting versus (dis) liking: Status and interdependence predict ambivalent stereotypes of competence and warmth.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1999, 55: 473-489
- Glick P, Fiske ST. Sexism and other "isms": Interdependence, status, and the ambivalent content of stereotypes. In Swann WB, Langlois Jr JH, Gilbert LA. Sexism and stereotypes in modern society: The gender science of Janet Taylor Spence.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1999. 193-221
- Glick P, Fiske ST. Ambivalent stereotypes as legitimizing ideologies: Differentiating paternalistic and envious prejudice. In Jost J, Major B. The psychology of legitimacy.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278-306
- 佐斌,张阳阳,赵菊,王娟. 刻板印象内容模型:理论假设及研究. 心理科学进展,2006,14:138-145
- Cuddy AJC, Fiske ST, Glick P. The BIAS Map: Behaviors from intergroup affect and stereotyp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7, 92: 631-648
- 管健. 刻板印象从内容模型到系统模型的发展与应用. 心理科学进展,2009,17(4):845-851
- Fiske ST, Cuddy AJC, Glick PS, Xu J. A model of (often mixed) stereotype content: Competence and warmth respectively follow from perceived status and competi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2, 82: 878-902
- Fiske ST. Social Beings: A core motives approach to social psychology. John Wiley and Sons, 2004. 398-400
- Cuddy AJC, Fiske ST, Glick P. Warmth and competence as universal dimensions of social perception: The stereotype content model and the BIAS Map.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008, 40: 61-147
- Cuddy AJC, Fiske ST, Kwan VSY, Glick P, et al. Is the stereotype content model culture-bound? A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reveals systematic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09, 48: 1-33
- Cuddy AJC, Norton MI, Fiske ST. This old stereotype: The pervasiveness and persistence of the elderly stereotype.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005, 61: 265-283
- Maddux WW, Galinsky A, Cuddy AJC, Polifroni M. When being a model minority is good...and bad: Realistic threat explains negativity toward Asian American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008, 34: 74-89
- Lee TL, Fiske ST. Not an outgroup, but not yet an ingroup: Immigrants in the stereotype content mode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2006, 30: 751-768
- Clausell E, Fiske ST. When do the parts add up to the whole? Ambivalent stereotype content for gay male subgroups. Social Cognition, 2005, 23: 157-176

分析以及积极重新评价等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上的得分则低于抑郁程度较低的被试。Ryan 等研究大学生认知情绪调节方式与抑郁的关系发现,自我责备、沉思和灾难化与抑郁水平显著正相关,而积极重新评价与抑郁水平显著负相关^[15];Jermann 等研究了法国成年人所使用的认知情绪调节方式与抑郁的关系,发现自我责备和沉思与抑郁水平显著正相关^[16]。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同抑郁水平的抑郁性障碍患者在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上有明显的区别,高水平的抑郁性障碍患者更多地采用消极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而相对地,低水平抑郁性障碍患者更多地采用积极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表明 CERQ 在抑郁性障碍患者中显示出了较好的区分效度。

参 考 文 献

- Young KS, Rodgers RC.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pression and internet addiction. *Cyber Psychol Behav*, 1998, 1 (1): 64
- Thompson R. Emotion regulation: A theme in search of definition. In Fox NA. *The development of emotion regulation*. NY: Doubleday, 1994. 25-52
- Dasgupta M, Sanyal N. Relationships between controllability awareness and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in selected clinical samples: A psychosocial perspective. *Project Psychol Mental Health*, 2007, 14: 64-75
- Garnefski N, Kraaij V.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Development of a short 18-item version (CERQ-short).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06, 41: 1045-1053
- Garnefski N, Kraaij V. Relationships between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five specific samples. *Pers Individ Differ*, 2006, 40: 1659-1669
- Garnefski N, Baan N, Kraaij V.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nd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among farmers who fell victim to the foot And mouth crisi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 2005, 38(4): 1317-1327
- Garnefski N, Kraaij V, Spinhoven Ph. Negative life events,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and emotional problem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01, 30: 1311-1327
- Garnefski N, Teerds J, Kraaij V, Legerstee J.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Difference between males and female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04, 36: 267-276
- 朱熊兆, 罗伏生, 等. 认知情绪调节问卷中文版(CERQ-C)的信效度研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7, 15(2): 121-124
- Zhu XZ, Auerbach RP, Yao SQ, et al.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 Chinese version. *Cognit Emotion*, 2008, 22(2): 288-307
- 刘平. 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S-D). 增刊.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999. 200-202
- Yang HJ, Soong WT. Using the CES-D in a two-phase survey for depressive disorders among nonreferred adolescents in Taipei: A stratum-specific likelihood ratio analysis.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004, 82: 419-430
- Briggs SR, Cheek JM. The role of factor analysis in the development of personality scal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1986, 54: 106-148
- 董光恒, 朱艳新. 认知情绪调节问卷中文版的应用.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08, 16(4): 456-458
- Ryan CM, Eric RD.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in the prediction of 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and anger.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05, 39(7): 31-36
- Jermann E, VanderLinden M, d'Acremont MZ.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CERQ):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es and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French transl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2006, 22(2): 126-131

(收稿日期:2010-09-10)

(上接第 188 页)

- Cuddy AJC, Frantz CM. Legitimizing status inequalities: The effect of race on motherhood discrimination Manuscript submitted for publication. In Cuddy AJC, Fiske ST, Glick P. Warmth and competence as universal dimensions of social perception: The stereotype content model and the BIAS Map.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008, 40: 61-147
- Esses VM, Dovidio JF. The role of emotions in determining willingness to engage in intergroup contact.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002, 28: 1202-1214
- Russell AM, Fiske ST, Moore G. Applying the stereotype content model to perceptions of mental illnesses. Manuscript Under Review, 2007
- Volpato C, Durante F, Fiske ST. Using the stereotype content model to examine the evils of fascism: An archival approach. UnPublished Manuscript, Universita di Padova, 2007
- 陈志霞, 陈剑峰. 矛盾态度的概念、测量及其相关因素. *心理科学进展*, 2007, 15(6): 962-967
- 佐斌, 刘峰. 激活性别刻板印象对源检测判断的影响.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0, 18(3): 284-285

(收稿日期:2010-10-28)